

无数奖，香港金像奖、威尼斯金奥塞拉奖、戛纳ExcelLens摄影成就奖……

杜可风周身流淌着中国文人诗酒传统的气质，他的影像也充满了看似随性不羁的神怡灵光。或许我们看他天才滤镜太强，一直以来都忽视了杜可风的勤奋和努力——看起来充满了天才的即兴与浪漫，背后却是极度的勤勉与谦卑。

在剧组里，他对所有的事情都上心，什么都要操心，他着实把电影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。他会跟服装设计师讨论，怎么打灯能拍出布料的质感；会花自己的钱去市场买来很多电影里需要的道具；会自己准备很多双不同高度的高跟鞋，方便给不同身高的演员打出最好看的光，拍出最美的相；他关心天气，关心演员的情绪，甚至连剧组的狗都要关心——“尤其是狗，你要知道它什么时候已经很累了，千万不要再盯它，不然会咬你。”

他还有一套“自己的理论”：“很多导演认为，在压力之下人们会更强烈地宣泄感情，但我不同意……我觉得，我们应该是这样的一种人：鼓励他人，传递正能量，给他人带去信任和关怀……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充满信心，即使无法确定自己到底要走向何处，你也要让别人相信，只要你们一起努力就会抵达更好的地方。”

他把灵感涌现的过程比作种田——“你不能指望庄稼自己从土里冒出来，想要庄稼长得好，就得

先准备翻土，找到合适的土壤，然后认真浇水施肥，再耐心地等待。”

天才的灵光一现，背后尽是旁人看不到的勤勉与刻苦。

当电影令他筋疲力尽时，他会拿起剪刀和自己所拍的很多照片及资料做拼贴画，来“自我疗愈”。

“对我来说，拼贴画的乐趣在于，尽管我完全可以随心所欲，但剪子、糨糊、纸和拼贴的过程是如此有触觉感，让我感到很好。窑匠用手摸、捻、捏泥，为了做你世代代要用的器皿；画家把泥土磨成颜色，让我们的房间充满故事和生命……我只是在动手的过程中放松，看看它会把我带到哪里。”

每天早上醒来，他都觉得自己好像是看了一场电影，或者是一个梦；甚至很多个晚上他都会梦见一场电影，但一醒来就完全忘记了。

“这一点我非常佩服我太太（黑文，一位诗人，也是一位电影导演），她每天做的梦醒来后都可以记住，她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停地跟我说她又做了什么梦；她还能在梦里继续续梦，可以控制自己想做的梦，也能中断自己不想做的梦——她好像可以在她自己的梦里修行。有时我很嫉妒她做的那些梦，因为太神奇了，比书里写的还要神奇，我又羡慕为什么不是我做的！庄子多年前也有过同样的问题：庄周晓梦迷蝴蝶，是庄周梦蝶，还是蝶梦庄周？我们（拍电影）只是给同



样的问题一个更昂贵的包装，一个更丰富多彩的形式。当然，没有答案，但这些问题太重要了，不能不问。”

每一次拍电影，他所做的一切，“都是怀着谦卑和真诚去做的”，“如果我没有在那里做我所做的事情，我就不会在那里”。

除了身边的亲人，杜可风觉得，跟自己“最亲近”的人，还有他电影里分享的那些人。“我真的像你